

# 陈圆圆

秦淮八艳之

## 陈圆圆传

典藏精品 荔香初◎著

著名作家、编剧

《第一丫环》作者李永斌鼎力推荐

2014年度巨献

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物传记

一段被世人遗忘在风尘里的傲骨豪情

一曲秦淮河畔的悲凉挽歌

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秦淮八艳之

陈圆

陈圆圆传

典藏精品 笏香初◎著

圆圆传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秦淮八艳之陈圆圆传 / 笏香初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80766-763-6

I. ①秦… II. ①笏… III. ①陈圆圆 (1623 ~ 1695) — 传记

IV. ①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9977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廖文静

封面设计: 金 刚

责任技编: 刘振华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、E 单元 邮编: 510075)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(通州区潞城镇南刘各庄村村委会南 800 米)

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14 印张 194 千字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**[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]**

---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### 第一章 乱世佳人，流离颠沛，倾世容颜有何罪

第一节 夜深忽梦少年事，唯梦闲人不梦君 /003

第二节 奔牛小镇降圆圆，颠沛流离度童年 /008

第三节 薄情姨丈贪银钱，卖身梨园才艺现 /013

第四节 婷婷少女名江左，无耻恶霸心垂涎 /019

### 第二章 相濡以沫，忘于江湖，渐行渐远渐无书



第一节 贼少贪恋花容色，姐妹阴阳两相隔 /031

第二节 荒草萋萋埋孤魂，才子救美解困境 /038

第三节 一见倾心诉真意，渡船邂逅董小宛 /045

第四节 情郎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 /054



### **第三章 沦落风尘，游于浮世，一入侯门深似海**

第一节 卖身葬父入南曲，命运难测泪潸然 /065

第二节 沦落烟柳心不甘，姐妹重逢泪涟涟 /072

第三节 长走河边终落水，流氓混混找麻烦 /079

第四节 皇亲国戚游江南，三千纹银赎圆圆 /087

第五节 圣上无心思情事，宫中三月空度日 /093

第六节 无功而返归田府，自甘堕落梦浮生 /097

### **第四章 轻歌曼舞，锦瑟和鸣，柔肠百转冷无霜**

第一节 月夜邂逅吴三桂，临别赠字结情谊 /105

第二节 宴会之上献歌喉，轻点朱唇展笑颜 /110

第三节 三桂心折目迷眩，许诺田家得平安 /114

第四节 重金聘礼送田府，大婚之日心念念 /118

第五节 过门不入吴家宅，深明大义顾周全 /122



## **第五章 狼烟四起，国破家亡，不堪回首明月中**

第一节 三桂重回山海关，劳燕分飞各三年 /129

第二节 闯王兵锋破京城，大将色擒陈圆圆 /133

第三节 以死相逼保清白，色将流涎挠心肝 /137

第四节 智说女将当婢女，暂且立足保平安 /141

## **第六章 恸哭六军，冲冠一怒，红颜乱世史难书**

第一节 劳军劝降吴三桂，吴父亲笔诉现况 /149

第二节 圆圆托梦诉衷肠，三桂惊醒询近况 /152

第三节 恸哭六军俱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 /155

第四节 吴氏族人遭屠戮，红颜祸水口难辩 /158



## **第七章 破镜重圆，辗转征战，却道故人心易变**

第一节 清军入关闯王逃，鬼宅寂寞强度日 /163

第二节 军营相遇悲情恸，破镜重圆心难欢 /167

第三节 颠倒辗转入云南，三桂称王闯贼殁 /171

第四节 新宠旧爱不胜数，自知珠黄不相见 /174

## **第八章 木鱼声声，梵音朗朗，香烟缭绕商山树**

第一节 世间纷扰皆看破，请愿诵经度余生 /179

第二节 三桂出战兵必败，圆圆削发断情衷 /183

第三节 吴氏九族受诛连，寂静抽身得平安 /186

第四节 日日诵经庵内逝，一代佳人葬商山 /189



## **第九章 古草萋萋，冷风阵阵，夕阳余晖照古墓**

第一节 尘劫中不昧本来，朗月仍辉性海 /193

第二节 迷障里能开觉悟，净莲更出泥污 /2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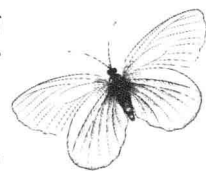
## **附录 陈圆圆时间年表 /209**

后记 /210



# 第一章

乱世佳人，流离颠沛，顾世容颜身何罪？



十五年前花夕底，相从曾赋赏花诗。  
今看花夕浑相似，安得情怀似昔时。





## 第一节 夜深忽梦少年事，唯梦闲人不梦君

我坐在禅房外的檐廊下，屋外不时响起几声轻雷，春雨淅沥而落，潮湿的空气逐渐掩盖住了庵内独有的檀香味，想必那往日萦绕在四周的袅袅轻烟现在也不知所踪。只是不知道，那些虔诚的香客是否也受到了这春雨的叨扰。

这里是宏觉寺，一个并不算太出名的寺庙，坐落于祖堂山。而我，就住在离山门不远的一座别院中。四周的树木郁郁葱葱，远远地能看到几处佛殿飞檐，悬吊在飞檐上的惊鸟铃此时正合着雨滴的拍打发出“丁零零”的声响，悦耳动听。

好久都没有如此安宁的时刻了，离上一次这样呆坐着，大概有多久了？我习惯性地顺手梳理自己的头发，最近记忆力好像也开始衰退，晨起用过的斋饭，梳洗使用的梳篦，尚未做完的女红，近处的事情总是做着做着就忘却了，可年少时候的那些过往，现在却反而变得愈加明晰了起来，那些曾经一遍遍地浮上我的心头。我叹了口气，心里默默念叨了一句“老了啊，莫非是大限将至？”，便收回远眺的目光，低头继续整理自己的头发。那些曾经的青丝，如今的白发。

“不知道那些王侯将相看到我现在这般模样，是否会为当年的轻狂感到不值？不过，那些人，大抵也都已经先我一步去了吧？”

我苦笑，将头发重新挽成了发髻。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，那是僧人们开始做晚课了，如果没有这淅淅沥沥的雨声，他们集体诵经的声音会传得更加清晰。佛门总是给人一种超脱尘世之感，每每我听着他们诵经，总会忍不住神情恍惚。

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  
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  
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  
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  
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。  
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。  
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  
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。  
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。  
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  
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  
故知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  
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……

我再次闭上了眼，双手合十，面向着诵经声传来的方向跪拜。人们说，佛可以包容一切，我总是在想，自己这样难定是非的一生，是否也能够被佛祖宽大的胸怀所包容，我最终会不会受到那些业障的牵连而坠入阿鼻地狱，去忍受十八劫难的轮回之苦。那些数也数不清的死伤与战乱似乎皆是因我而起，那些争斗的结局无非是我成了某人的王妃，我做了某人的侍妾，我当了某将军最宠幸的夫人，可这些高贵的身份、满身华美的服饰、强颜欢笑的表情，真的是我想要的东西吗？

“恸哭六军俱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。”

呵呵，这世间的人又有谁明白，所谓红颜，难道真的想做红颜吗？乱世佳人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时代的悲哀。泪水从眼角滑落，沾到了衣袖上，很快又与打在身上的雨滴混在了一起。

那，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妄执罢了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也许是因为降雨而天空阴霾的关系，黑夜来得似

乎比平时要早一些。跪着的双腿早已酸麻，我扶着廊柱慢慢起身，诵经声依然未止，伴随着淅沥的雨声，我的内心出奇地平静，好像刚刚内心泛起的一切思绪都只是别人的一个故事。转身回到屋内掌起了灯，原本昏暗的光线逐渐开始清晰了起来。佛龕上摆放着释迦牟尼佛像，我蹒跚地走过去，正了正地上的蒲团，又重新对着佛祖跪了下来，双手合十，低声默念起来。

“弟子寂静，一生漂泊，居无定所。虽遍尝珍馐美食却食不知味，虽穿遍绸缎绫罗却不抵市井布衣，虽得获垂爱无数却无一人唯我而终。怨只怨弟子生就红颜祸水，可相貌身家怎容弟子选择？但自知那些个争斗与人命孽债实因弟子而起，弟子愿意承担应有的责罚，只愿佛祖开眼，弟子如有来生，愿鲁且愚。”

身后的房门一直没有关闭，远处的诵经声在屋内听起来并不清晰，隐隐约约。但我却觉得，那些诵经的僧人此刻就在我的身侧，好似在帮我祷告，想到这里，我的心中不禁轻松些许，于是我继续跪拜在地，闭着双眼，默默倾听着，感受着难得的祥和平静。待到那边的僧人晚课结束，我才缓缓睁开双眼，又朝着佛像虔诚地拜了拜，复又站起身来，缓步走到了床边坐下。

这里是寺院，早就不似从前在王府那般奢华，这里只有一张硬榻，周围也没有锦缎织就的幔帐。床上放着一个粗瓷烧制的枕头，还有一个竹编的针线簸箩，里面搁着刺绣用的针头线脑。我坐下来，拿起放在粗瓷枕头上的绣佛就着灯光仔细看了起来。那是已经完成的绣佛，色彩艳丽华美，表象庄严。我用布满褶皱的手轻轻抚摸着绣品的表面，那是我家乡传统的苏绣技法，精致细腻。

如果，我只是苏州一个普通的民间绣女，如今这个年纪是不是已经儿孙满堂、颐养天年了呢？想到这里，心里又忍不住泛起了一阵阵的酸楚。

“唉，今日这是怎的了？”

心里默默叹了一口气，我抬头向门外望了望，天色已然全黑，可是雨还是徐徐缓缓，下得不紧不慢。我整理好绣佛，恭恭敬敬地摆放在硬榻边的四角桌上，走到门边关闭了房门。

已经不知几时了，我挪回榻边和衣躺下。那边灯盏上的火苗依旧兀自摇曳着，没有了幔帐的硬榻似乎变得更加开阔，我望着头顶上的房梁，觉得自己的意识开始变得有些模糊。之前一直难以入睡，怎的今日突然倦意浓了起来？本就昏黄的光线在我的眼睛里变得越来越黯淡，最后只变成了一条淡金色的窄缝儿。恍惚间，我好像听到谁在喊着我的名字。

“沉沉。”

那声音飘忽不定，分不清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好像并不是我熟悉的人，但也并不感觉到陌生与害怕。

“沉沉。”

那声音越来越近，我想转头去搜寻那个喊我乳名的人，一扭身，却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片花海之中，天空一碧如洗，万里无云，明媚的阳光洒满了大地。这是一个山坡，盛开着漫山遍野的野花，淡淡的紫色，看着有些像是雏菊。一阵风吹过，我的罗裙被吹得随风飘起，我惊奇地发现，那居然是年轻女孩穿着的款式，淡淡的粉红，配着一根紫色的丝绦，丝绦坠下的流苏此刻正随着风翩翩起舞。我讶异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急忙去看自己的双手，那是一双白皙的少女的手，没有年老时候的皱纹，也没有弹琴的老茧，一根根玉葱般的纤长手指，让人不禁心生怜爱。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急忙去摸自己的脸。皱纹的触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光润与细滑。我又伸手去摸自己的头发，头发也变得无比的顺滑，顺势扯掉了定住发髻的发簪，滑腻如丝绸一般的长发瞬间披散了下来，跟罗裙和流苏一样，随着风势摇摆不定。

“沉沉。”

那个声音又一次呼唤了我，我抬起头看向山坡的顶端，那里好像站着一个人，但是我被散乱的头发遮挡了视线，看不清他的面容，只能断定那是个年轻的男人。他站在那里，对着我不断挥手。

“沉沉。”

“沉沉。”

“沉沉。”

他一遍遍地呼唤着，不厌其烦地挥手。突然，我内心涌出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，那是混杂着悲伤、委屈、激动、幸福等各种滋味的感觉。

我要到那边去！

心中一个声音非常肯定地告诉我。

我一定要去！

我开始向山坡顶上奔跑，向着他奔跑，不顾脚下的那些花草与荆棘，不顾被风吹得散乱的长发，也不顾那不知道因何流出的泪水。可是，好像不管我怎样奔跑，总是没办法到达坡顶，没法到达那个男人的身边，他只是站在那里，面容模糊，呼唤着我，挥着手，而我无论怎样拼命奔跑，都无法到达那个想去的地方……

而这，只是梦的开始，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下一幕梦境，就在奔牛镇，我出生的地方……

第

二

乱世佳人，

流离颠沛，

顾世容颜身何罪

## 第二节 奔牛小镇降圆圆，颠沛流离度童年

夜色下的姑苏城总是显得比白日里更加深沉，暮色中的晚钟，穿梭过往的游人，纵横交错的水道，挑着灯火的乌篷船，周围的一切都透露着江南水乡的特质。所以唐代著名诗人张继才有了“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的诗句流传。

自古苏杭出美女，这似乎已经成了历来的共识。不过，江南女子也确实有着她们独特的魅力，水嫩的肌肤，纤弱的身体，柳眉杏眼，温声软语，仿佛是从那工笔画中走出来的人儿一般。低眉垂眼、迈步含羞的姿态，真的就犹如那西子湖畔的氤氲水汽，古镇周庄的宁静缥缈。

时值盛夏，本就湿热的江南气候就愈加显得潮湿憋闷，虽然天色已晚，街上商铺住家都掌着灯火，但抬头看去，还是能够看到头顶厚重的云层。

“梅雨季节总是这样子，一会儿看要受罪了。”我心里默默地抱怨了一句，继续趴在临街的窗台上看外面的街景。虽已入夜，但街上人们的生活仿佛才刚刚开始，少了一分烈日的炙烤，大家都比白天多了许多生气。贩卖簪环首饰的，兜售松子糖和枣泥麻饼的，打烧酒的，远处河道里乘船搬运蔬菜的，一派繁忙的景象。

看着那边卖枣泥麻饼的小贩，我忍不住抬起头狠狠地吸了吸鼻子。在这条热闹的街市上，要数这位李家伯伯做的麻饼最是地道，酥脆的饼皮上沾满芝麻粒，里面夹上上好的去皮黑枣枣泥，每次这位李家伯伯一出摊子，一整条街道都仿佛充满了芝麻与黑枣的香气，不出一个时辰就能卖个精光。我忍不住开始在心里盘算，有什么办法能偷偷溜出去，买一点枣泥麻饼来解解馋呢。

“圆圆！”

我正兀自在心中盘算得起劲儿，忽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大喊，我被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刚刚那股子对枣泥麻饼的渴望也在瞬间烟消云散了。我急忙站起身来，向后看，只见一个五十有余的老者正站在我的身后，怒目而视。那老者穿着深色的粗布小褂，头发跟胡须都已经花白了。头发挽成了一个松松垮垮的发髻，用一根碧绿色的发簪别在头顶。我心下突然一紧，不禁为刚才偷闲看街景的行为懊恼不已。那老者见我一脸惊慌的神色，一步便跨到了我面前，继续大声说道：

“这儿马上就要开戏了，你还在这儿扮个什么呆子！那些个行头难道还要我老头子亲自帮你扮上？一会儿要是误了事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说罢，他歪着头往我身后的窗口外瞟了一眼，应该是看到了那个贩卖枣泥麻饼的小贩，似乎是更加气愤了。

“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姑娘，还趴在窗子上看人家卖吃食，要是变了个馋嘴的婆娘，我看哪个婆家敢娶你进门！”

我站在那里不敢稍动，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，听着这个老者的训诫。老者继续说道：

“你姨丈把你送到我这园子里，不是叫你天天在这儿坐着看的。你也不小了，该懂一些人情世故。我这流水的买卖，哪一天不是要花钱子的。你们上上下下的吃穿用度哪个不要花费，要是一个个都跟你一般请着不走打着走，我这日子也不用过了！”

老者越说越激动，索性拉了旁边一把椅子，一屁股坐了下来，继续说着。

“你年纪小，唱念做打哪个不得从基本的学起，要不是看你样子好，我会捡个拙嘴笨腮的来给我挣饭钱？你姨丈那边我可是出了力气下了本的，你年轻不懂事，我这是给你指个明路。别生了副好皮囊不知道怎么用……”

老者不停地絮叨，恨不得他年岁大了掉头发的事情都要算在我的身